

忠節理想與自我超脫： 嵇永仁《雙報應》與獄中唱和群體

魏伯全 *

（收稿日期：112 年 3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12 年 6 月 19 日）

提要

清初文人嵇永仁遊歷幕府，擔任幕僚為生，以康熙十三年，嵇永仁與幕主范承謨等人同遭靖南王耿精忠囚禁為界，嵇永仁現存三部戲曲《揚州夢》、《續離騷》、《雙報應》，入獄前所作《揚州夢》抒發科舉不第，生活漂泊之嘆。獄中兩部戲作《續離騷》、《雙報應》，以「歌哭笑罵」情緒指責世態，對戰亂帶來之人心變異有感而發。《雙報應》是嵇永仁根據獄友林可棟所言地方傳聞為基礎，結合陰陽果報思想，為其生命終點前有意創作的長篇傳奇。本劇情節描述福建建寧城隍神揭重熙，與知府孫裔昌審斷寒士錢可貴典妻失銀、衛輕雲與王文用等人偷情毒殺之公案。以善惡人物作為對比，善人終獲上天良善照護，惡人遭罰喪命成鬼，充滿陰陽報應氛圍。嵇永仁並非迷信之人，是透過鬼神立說，指責三藩亂中見利忘義背棄之徒，反襯獄友范承謨等人具備忠孝節義節操，不離舊主而堅守道德，終能獲致上天護佑。縱使監獄環境險惡，眾人義舉與不屈精神，能突破重重桎梏，為外人所見。嵇永仁一生以幕客為業，《揚州夢》時期之理想，是渴望個人才華受到肯定，擁有科舉中式契機，轉入《雙報應》則成為無畏監獄困頓、看破死生，堅持「士為知己者」理想之義士。《雙報應》亦有嵇永仁體貼家中妻兒之用意，期許戲作得以「留予寒家子弟看」，以喻其堅貞苦心，更是嵇永仁與獄中知己群體相互勉勵氣節之具體見證。

關鍵詞：嵇永仁、雙報應、傳奇、陰陽果報、三藩之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組兼任助理教授。本文之修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建議。

一、前言

嵇永仁（明崇禎十年至清康熙十五年，1637-1676），號東田、東田子，別號抱犢山農，江南無錫人，有《抱犢山房集》傳世。嵇永仁早歲科舉不第，以塾師、行醫與擔任地方官員幕僚，即遊幕為生，其生命終點，亦與幕府密切相關。¹康熙十三年（1674），嵇永仁等人與幕主福建總督范承謨，同遭叛清之靖南王耿精忠拘禁於獄中。康熙十五年（1676）清軍反攻福建，范承謨遇害，嵇永仁等人殉難而亡。三年監禁期間，以幕主范承謨為中心，幕客嵇永仁、王龍光、沈天成三人以詩文記述獄中心境，諸人共同呼應代表之作，是嵇永仁首發其端之百首〈百苦吟〉，王龍光、沈天成、林可棟、范承謨亦聞之唱和，彼此砥礪，抒發情志。²嵇永仁〈百苦吟·引〉闡明創作此「患難圖」旨趣：「吟者撚鬚未斷，讀者觸心即酸，聊作患難圖繪可也……矧余輩之羽翼忠孝，砥礪名節者哉？」³

嵇永仁、范承謨等人獄中作品，三藩之亂後收錄於其文集，亦為四庫全書所納。除以詩文抒發情志，另可留心傳統社會視為「小道」之戲曲。⁴戲曲融匯經史百家，展現歌哭笑罵情緒，較之詩文，其體製頗能馳騁作者才學。獄中諸人主要以詩或文寄情，獨嵇永仁另

¹ 幕府為古代中國用人制度之一，始於戰國時代而盛於明清，是政府官員在權限內聘用僚佐以輔施政，可補官僚制度不足，或滿足實際施政之需求。概述見尚小明：《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緒論》（增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年），頁1-2。

² 〈百苦吟〉之數量，嵇永仁、王龍光、沈天成三人各為一百一首，皆收錄於《抱犢山房集》；范承謨一百一十五首（含同題），見清·范承謨：《范忠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據范承謨〈百苦吟自序〉，林可棟亦有依韻答和，惜歷經兵燹，今已不存。

³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二》，頁21。本論文引文以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為主，另參考嵇儲申、嵇臻：《無錫嵇氏傳芳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所收嵇永仁三代作品。詩文酌參《抱犢山房集》三種版本：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清雍正元年〔1723〕刻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電子掃描檔本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1813199\\$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1813199$1i)（最後瀏覽日期：2017.12.27）；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戲曲另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編輯：《古本戲曲叢刊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所收康熙年間刊本《揚州夢》與《雙報應》、鄭振鐸《清人雜劇初集》收錄之《續離騷》，見鄭振鐸：《清人雜劇初集》（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頁43-69，以下僅標明出處卷數與頁碼。因行文需要，引嵇永仁作品時稱「抱犢山房集」，相關碑文傳記等屬附錄性質文獻，收錄於《嵇永仁集》者，引用時採「嵇永仁集」之名，以示區隔。

⁴ 四庫全書本之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即不收錄所作三部劇作。王龍光有〈和百苦吟原韻〉與〈次和淚譜〉、沈天成僅存〈和百苦吟原韻〉，皆附於《抱犢山房集》末。

闢蹊徑，以雜劇、傳奇寄託所遇、所見、所感。嵇永仁今存三部劇作：傳奇《揚州夢》與《雙報應》、雜劇《續離騷》（內含一折雜劇四種）。以入獄時間為界，入獄前所作《揚州夢》，抒發有志不得時用之無奈；入獄後《續離騷》、《雙報應》兩劇，一轉《揚州夢》才子佳人風格，內容指責世態、情感激昂，可謂深諳戲曲抒發情懷與風世教化功能。

三部戲曲之創作素材，《揚州夢》改編自唐人于鄴〈揚州夢記〉傳奇；《續離騷》繼承明代徐渭《四聲猿》、沈自徵《漁陽三弄》以降之「抒懷寫憤」情調，在前人基礎上有所變化。《雙報應》較為特殊，嵇永仁聽聞獄友所述之建寧府城隍神揭重熙、知府孫裔昌，陰間地府、陽世知府兩府審理公案事件化為戲曲，看似宣揚「因果報應」，實則蘊藏嵇永仁獄中困頓生活之寫照。以研究而論，學界集中討論《續離騷》的「歌哭笑罵」憤懣情緒，《揚州夢》稍有開展，《雙報應》則尚待深入論述。⁵

嵇永仁囚禁期間，以炭寫壁創作，今存《吉吉吟》、《百苦吟》、《續離騷》、《雙報應》諸作。嵇氏與范承謨、獄中諸友彼此切磋唱和，如前揭之百首〈百苦吟〉。眾人以忠節之士自居，以詩文抒發獄中苦悶心情，嵇永仁《雙報應》亦承繼詩文情志，情節離奇動人，為其苦心營構之長篇劇作。故以傳奇《雙報應》為中心，析論嵇永仁晚年戲曲活動與內心世界，並兼及獄中交遊群體，以見其亂事中文人群體抉擇與精神面貌。

二、留與寒家子弟看：傳奇《雙報應》創作背景

嵇永仁科舉失利，迫於家中經濟壓力，先後擔任地方官員幕府：胡養忠（浙江金華）、祖澤深（分巡淮海道）、范承謨（浙江巡撫改任福建總督），與范承謨最為交好。⁶嵇永

⁵ 嵇永仁雜劇主要研究成果詳見：陳芳：《清初雜劇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曾影靖：《清人雜劇論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杜桂萍：《清初雜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王瓊玲〈明清抒懷寫憤雜劇之劇構特質與審美型態〉，收入《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頁338、369-375，尤以杜桂萍該書下編第三章論述最為詳細。曹嵐：《論嵇永仁及其戲曲創作》（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8年）雖全面研究嵇永仁戲作，論述《揚州夢》篇幅稍長，《雙報應》討論甚少。

⁶ 嵇永仁〈通濟橋記〉：「守憲胡公始至……乃捐金倡募……今幸胡公肯出力利民。」可知嵇永仁曾任職於胡養忠幕府。此外，嵇永仁代替祖澤深所撰〈祭海神廟文〉，篇首繫年「康熙六年丁未秋九月」，另參照嵇永仁〈與曹秋嶽先生書〉：「某隨大參胡公復過金婺……某棄而之閭里……堅不出門。奈老親弱弟衣食不繼，不得已復走風塵，為觀察祖公所留……不半年功告成，某得抽身還吳。」可知他於康熙六年（1667）春，入祖澤深幕府協治水，故有代寫〈祭海神廟文〉，半年後入秋返鄉。

仁、范承謨有通家之好，范承謨時任浙江巡撫，親自造訪其家，禮聘為幕僚，政令皆有所諮詢，讓嵇永仁感激莫名。⁷兩人有「求治之心」，即使知道南方三藩已萌叛清之心，仍一同前往福建赴任，期待制敵機先。康熙十三年（1674），福建總督范承謨赴約，同耿精忠商議海盜之事，與幕僚嵇永仁、王龍光、沈天成等人同遭耿精忠幽禁近三年時間（康熙十三年三月至十五年九月，1674-1676）。范承謨入獄後之舉措，嵇永仁有詳細描述：

蒙谷以炭畫紙上，書顏杲卿、伯夷、蘇武三古人相，詢欲擇一為決絕地也。但被執，大罵求死，既不得。十日絕水漿求死，又不得。是杲卿、伯夷，天已不欲令其繼之也。無已，請學蘇武，為作擬古詩。⁸

擬古詩序提及范承謨欲學唐代安史之亂之顏杲卿，瞋目叱罵安祿山而死；效法周初伯夷、叔齊於首陽山不食周粟而亡，然皆失敗。是上天有意存其性命，於是改學西漢蘇武持節，等待佳音。嵇永仁：「求死既不得，堅志豺虎群。從容與激烈，大道原無分。上林白雁札，終得達聖君。願言勵忠悃，天心將罷軍。」本詩說明獄中諸人態度：激烈求死不得，亦可效法蘇武之從容，保全性命，同樣都是堅守節操，上天（聖君、天心）終會見其至誠之心弭平戰亂。故而嵇永仁等人在獄中以忠節自勉，等待來日。為抒解監禁環境之惡劣苦悶，創作成為監獄眾人表露志節之重要媒介。傳統文學以詩或文抒發情志，嵇永仁另採取戲曲，兼有雜劇、傳奇兩種體製訴說心曲。

嵇永仁獄中兩部劇作，雜劇《續離騷》、傳奇《雙報應》之創作先後時間，據嵇永仁替王龍光所寫〈和淚譜〉小傳：「是以幽囚兩載而至於今……最喜余所著《續離騷》，夜則高歌一闋。已而四壁有嬉笑者，有怒罵者，有悄然悲而淚下者，以此為常。」⁹由文中「幽囚兩載」推斷，〈和淚譜〉作於康熙十四年（1675）。譜中透露《續離騷》已於獄中流傳，引起共鳴，且《續離騷》有王龍光、范承謨等人閱後題跋，表示雜劇創作早於《和淚譜》，約在康熙十三年入獄後至十四年（1674-1675）之間。¹⁰《雙報應》之完成時間，

⁷ 徐旭旦〈嵇義士傳〉：「時范大中丞來撫兩浙，聞義士之賢，卑禮厚幣，兩造義士之廬而請……中丞禮之如上賓，凡出一政，行一令，咸諮詢之。」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二傳記資料》，頁228-229。

⁸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一》，頁9，以下引詩出處亦同。原詩無題，本書以「擬古」名之。觀察范承謨舉動及本詩內容，應作於入獄後不久。

⁹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三·和淚譜一》，頁35。康熙與雍正本《抱犢山房集》皆作：「最喜余所著《續離騷》。」四庫全書文淵閣、文津閣本作：「最喜余所著《百苦吟》。」文字歧異之因，或許是《百苦吟》為獄中患難諸人詩歌集，傳統「詩以言志」觀念，加上《續離騷》性質為不登大雅之堂「小道」戲曲，故而乾隆年間收錄四庫全書時，逕改刊本文字。

¹⁰ 《續離騷》王龍光跋文不見於現存刊本，收錄於焦循《劇說·卷四》，據王龍光跋：「（抱犢山農）

略晚於《續離騷》，《雙報應·沈天成序》：「厄茲陽九，益勵堅貞，乃賦《續離騷》四折以鳴志。林翁因述……山農復搦管填詞，不旬日而成全闕，目之為《雙報應》。」¹¹又《雙報應·第一齣開宗》，【鷓鴣天】上闕：「千山千水一身輕，多病多愁兩載零。老叟相依談往事，其中報應甚分明。」結合沈天成序、「兩載零」一詞判斷，可知該劇是入獄第三年，即康熙十五年（1676）九月以前創作，短時間內迅速完成，可視為嵇永仁自盡殉節前重要長篇作品。¹²

傳奇《雙報應》全劇計三十齣，雙線發展情節，主線是福建建安縣貧寒秀才錢可貴，積欠官府錢糧，因限期十日內無法籌款，遭建安縣令萬鰐革去生員功名，被迫典妻周氏予貢生張師孔。張師孔得知實情，以禮相待分房而睡，保全周氏貞節。錢可貴不慎遺落賣妻紋銀，遭建安縣皂隸陳黑拾走，錢可貴透過城隍廟籤詩指示向建寧知府告官。

副線描述錢可貴友人張子俊癖好龍陽，其妻衛輕雲與王文用通姦，買通庸醫宋冲（宋東峰），合謀毒殺張子俊，張子俊冤死後於地府向城隍控訴兩人惡行。兩線逐漸合一，錢可貴告官後：建寧城隍揭重熙暗助知府孫裔昌，當孫知府審理兩案時，鬼判讓黑塵掉入孫之杯水，使其感到事有蹊蹺，查閱花名冊時找出拾獲銀兩者「陳黑」，責備萬鰐怠慢寒士，恢復錢可貴功名與判返妻子。孫知府另派員找出謀害張子俊之「東風」，審理時打死宋東峰，衛輕雲、王文用判死收監，兩人獄中遭鬼使索命暴亡。劇終錢可貴、張師孔輔佐孫裔昌、賈繼誼大破以妖法作亂之山賊賽彌勒、勝公孫，眾人受到朝廷旌獎。

傳奇故事之來源，《雙報應·沈天成序》提及眾人已拘禁兩年餘，「書生氣骨猶存」：「林翁因述建寧錢、張二生，一為糧累分釵，一為變童殞命，賴良守孫公昭雪。余戲言曰：『忠孝節義，奸盜邪淫，合而可以勸世。』……是編一出，足以不朽，洵曠代之奇，逢骨肉之知己也……知己之難，直等明珠十斛，信不誣也。讀是編者，可以見山農之風世矣，余輩之立身矣，誠有望於知音者。」錢張二生與孫公事，已見上文劇情概述；「林公」指林可棟（字能任），用心照料入獄後之嵇永仁等人。沈天成反覆強調「知己」之可貴，劇中有兩層意義：表面是寒士錢可貴受到孫裔昌賞賜，發揮才能有揚眉吐氣機會。深層是劇中呈現的相知相惜、患難相助精神。落實在嵇永仁現實生活，是范承謨委以政事，有受用之感。入獄後眾人以忠義自持、不畏強暴，彼此砥礪關懷，形成獄中知己群體。

嘗作《續離騷》四折，以破千古未破之牢騷。同難林翁，因備述建寧城隍揭公……乃援筆而數陳其大概，曰《雙報應》。」據此推知《雙報應》創作時間應為最末。王龍光跋引自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四著錄序跋》，頁294。

¹¹ 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四》，頁294，以下沈序引文出處亦同。

¹² 觀察戲曲題記，《續離騷》有范承謨、王龍光、林可棟、沈天成等人題跋，《雙報應》僅有沈天成序，或許以其晚出，又逢諸人罹難有關。

除沈天成序，王龍光呼應嵇永仁《和淚譜》所作之〈次和淚譜〉，細述嵇永仁性格、經歷，有助於瞭解《雙報應》創作旨意：

先生少負才華，奄有聲稱，居恆以救濟民生為己任……少為諸生，食餼有年，噪聲名場中，所為文章，往往為人傳誦輒取科第，己獨屢挫場屋，鬱鬱不得志。以親老昆弟未成室，出就館穀。當世知其具經濟才，或聘治河，或諏荒政，歷有成效，為廟堂所許可。先生嫉惡如仇，多與小人齟齬，而鬼域含沙害之者不少，先生固無恙也……又好為填詞，工北曲……惟《揚州夢》頗自謂略窺臨川堂奧。櫟園周先生擊節其妙……且謂先生風度彷彿樊川，慷慨有大志而不拘小節者也……又填《雙報應》詞三十齣，乃為揭公重熙死難之事，其亡友袁參嵐託其表章。茲聞林翁談報應事，云揭公已為建寧城隍。先生感而為之，以報亡友。其於患難中不肯負人之託，沒人之善如此。又為《續離騷》四種，皆寄友人收藏之，其囑友人詩曰：「此身若遂沉淪死，留與寒家子弟看。」可喻其意矣。¹³

該文歸納嵇永仁形象與文學創作歷程：一、孝友之人，個性嫉惡如仇、不拘小節之才情彷彿杜牧（樊川），有經世濟民之遠大理想，即周亮工（櫟園先生）讚美之「慷慨大志」。二、能文而多才多藝，並擅長戲曲創作。三、科舉不第，迫於家計壓力擔任幕客遊幕為生，輔佐幕主頗有政聲，具備政治才幹。四、文中「患難」即指耿精忠叛清事，挾持拘禁嵇永仁與幕主范承謨等人。嵇永仁創作《雙報應》之動機，是獄中林可棟談及揭重熙故事、故友袁參嵐昔日之請託，特意藉「報應」事以揚善懲惡，誠如王龍光〈次和淚譜〉最末所稱：「以見先生之節義，文章並堪不朽。誠無負於公，亦無負於天也。」嵇永仁獄中諸人，是期待透過文學作品，標舉移孝作忠、時窮節現之道德操守，讓在三藩亂中變節之人感到慚愧，亦足以替家中子息與後世留下模範。¹⁴

¹³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六附刻》，頁77-78。囑友人詩收錄於《抱犢山房集·卷一古吉吟》，詩題「囑林翁能任為余珍重殘詩」，林翁能任即林可棟，嵇永仁死後保存獄中眾人遺作，事見范時崇〈抱犢山房集序〉、嵇曾筠〈附刻同難二先生詩文序〉。

¹⁴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二百苦吟·碎衣》，頁26：「衣裳薜荔未為貧，百結懸鶉耐幾春。磨盡生平窮骨健，傲他裘馬少年人。」詩題自注：「予鄉有貴人哀而贈衣，峻拒之。」嵇永仁表達拒絕招降，甘於獄中生活，范承謨和詩第二句更說明其立場：「矢報君親天下肥。」清·范承謨：《范忠貞集·卷五》，頁70。

三、患難中揚善懲惡：《雙報應》的神鬼形象與原型

《雙報應》大量穿插城隍神與鬼使情節，首先需辨明嵇永仁對於神鬼之態度。嵇永仁〈蛇鬼辨〉：「人情之所惡者，莫如蛇鬼。」¹⁵一般人厭惡蛇鬼，因其外型醜陋、害人性命。嵇永仁任職於浙江金華胡養忠幕府時，聽聞金華南城廢署有蛇、鬼盤據，奪入署之人性命。他以避暑之名，率領弟子及童僕三四人於廢署公堂後歇息，並未遇到蛇鬼危害，反而享受鳥鳴蟬唱、螢火紛然之讀書靜心生活，嵇永仁以為：「迺知向者相傳之謬也……鬼之為物，陰也，蛇亦陰類。陽道不勝，遂結而凝陰。陰氣太銳，復犯而乘陽。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象也。不然鬼之毒吾人甚矣，蛇又濟之以虐，人其尚有噍類乎？」「噍類」指活著之人，嵇永仁以小人、君子為喻，說明蛇鬼固然毒虐百姓，小人為害更甚於此。

嵇永仁另有〈通濟橋記〉，記述金華通遠門外舊橋毀於兵火，百姓濟渡時往往發生意外：「或曰鬼實禍焉。」胡養忠到任後便領頭捐金募款，力圖重蓋此橋。文中記錄該橋落成之前，縱使有老人夜聞「鬼語」，發生鬼魂讓濟渡舟船沉沒之事件，然而眾人為永久免除此禍，更賣力樂施與營建，終使通濟橋重建完成。嵇永仁歸納此事是胡公「出力於民」、百姓配合，更重要是「始知人定勝天，鬼終不能為禍也。」¹⁶

對於神之態度，嵇永仁並未畏懼神威，代替淮海道祖澤深所撰〈祭海神廟文〉，反映清初「奪淮入海」之重要治水政策，祭文對水神是軟硬兼施態度，告誡不可氾濫成災，使官民疲蔽。要求神明統率之水歸於河道，讓百姓平安，神人相安無事，神靈得以享受人間香火：「若令水失源流，堤仍崩決，吏遭嚴譴，民困力作，此獨非神之過乎？伏祈威奪黃河，恩全赤子，俾旁流復歸正道，突堤蚤賜成工。庶神人交得相安，而馨香彌見悠久也。」文末再度要求神靈控制狂瀾，保全百姓性命：「使本道無曠其職業，爾神亦自愛其功名。」¹⁷除要求河海之神造福百姓，嵇永仁入獄後眾人以獄神「皋陶」為主題彼此唱和，向神明展示自身操守，期待「青天」有所呼應。〈百苦吟〉之〈告神〉四首：

灑筆成文念頌高，獄中神主問皋陶。

盛朝刑賞天威在，莫使看為弁上髦。（嵇永仁）

不怨青天呼應高，神靈三尺頌皋陶。

知君直曲無偏枉，何不從公雪俊髦。（王龍光）

¹⁵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五雜文》，頁66-67，以下引文出處亦同。

¹⁶ 上述引文、內容詳見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五·通濟橋記》，頁58-59。

¹⁷ 引自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五·祭海神廟文代》，頁65-66。

氣未飛揚足未高，顛危心事付皋陶。

餘生自分酬知己，一任張羅困俊髦。（沈天成）¹⁸

黨禍曾羈先孟博，直將讜論讓皋陶。

予今諂祭因求死，好脫無辜烈俊髦。（范承謨）¹⁹

〈百苦吟〉百首詩所寫內容繁雜，舉凡天候、疾病、器物、飲食、動物、人事交遊、身體感官，除范承謨，三人〈告神〉均安排在最末一首。以嵇永仁為首之唱和，內容皆圍繞皋陶正直神威、人才（俊髦）受困。據《尚書·虞書》之〈大禹謨〉、〈皋陶謨〉記載，皋陶為舜帝時代掌理刑罰之官，後世演變為監獄神祇。嵇永仁詩中「天威」有兩層含意：皋陶神威、天子權威，期待「盛朝」施刑罰於亂臣，莫使賞罰成為無用之「弁髦」。王、沈兩人之作強調皋陶是正直神明，或可化解獄中諸人困厄；沈天成另點出「知己」之意義，獄中彼此砥礪乃基於此誠心。范承謨以其遠祖范滂（字孟博）為例，東漢末年范滂因黨錮之禍下獄，不願祭拜獄神皋陶以求免禍。²⁰後代范承謨如今身處獄中，願意「諂祭」求神速死，乃是不忍「無辜俊髦」之嵇永仁等人遭受牽連，是幕主體貼幕客之心。結合〈蛇鬼辨〉、〈通濟橋記〉、〈祭海神廟文〉、〈告神〉等詩文，可知嵇永仁敬神而不畏鬼，強調「人定勝天」積極態度，神明理當護佑人之努力、肯定人之節操，鬼因人之無畏之心而遠避。

然而，嵇永仁並未如同時代宋琬《祭皋陶》雜劇，以獄神皋陶做為戲曲主要題材，²¹嵇氏劇作選擇建寧城隍之原因，首先是民間信仰，城隍影響範圍遠大於皋陶，不僅限於監獄內。再者，城隍具備陰陽兩界司法審判神權，可彌補陽世人事之不公，城隍所屬僚佐、審案公堂亦如人世間官衙，果報觀念較之皋陶濃厚，符合嵇永仁寄寓「報應」之旨意。²²第三是揭重熙、孫裔昌史上確有其人，皆曾於福建任官，分別擔任明末福寧知州、清初建

¹⁸ 三詩分引自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2，頁33；卷6，頁77、87。

¹⁹ 清·范承謨：《范忠貞集·卷五》，頁76。范承謨〈告神〉為百苦吟詩第九十九首，最末首為〈感懷〉，提及詩文「欲寄何由寄，收藏誰與持……聊比御溝葉，隨流付所知」之悵然（頁77）。

²⁰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六十七·范滂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2205：「後牢脩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

²¹ 吳梅〈雙報應跋〉認為嵇永仁獄中作曲經歷為世少見，唯有宋琬與之媲美：「曾作《祭皋陶》四折，可與山農媲美，此外恐無鼎足之人矣。」宋琬生平遭人誣告下獄兩次，終能脫險保命，以雜劇表其清白之心，帝王不殺之恩。吳梅跋引自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四》，頁308。

²² 據嵇永仁〈吉古吟并引〉，提及入獄後半年夢遊東嶽，夢醒後請人問神，神以籤詩示之。又夢回東嶽見「吉古理候」四字，嵇永仁以為夢中諸所見，已預告自己歸期。道教視東嶽泰山大帝為陰間統治神，主宰人間禍福，有如《雙報應》城隍神功能。此外，劇中城隍賜錢可貴籤詩，預告失銀事終會解決，該情節可能由嵇永仁夢境轉化而來。

寧知府，故事未遠又鄰近嵇永仁囚禁地福州，頗有真實切身之感。因此《雙報應》主角雖為錢可貴（生），然而城隍神揭重熙（外）佔有全劇關鍵地位：協助錢可貴找回失銀，輔佐孫裔昌審斷案件，讓一千惡人繩之以法，善人受到國家褒獎。

「城隍」為地方守護之神，自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封城隍爵位以後，明清兩代列入國家祭典，地方官赴任前需於城隍廟齋宿以示虔敬，《雙報應·第四齣宿廟》即敷演此定制。民間傳說擔任城隍者為生前清白正直之人，城隍神與地方官一地內陰陽分治，捍禦災，有行政、司法、守護等多重形象。嵇永仁轉化正直獄神皋陶，選定城隍神揭重熙，乃取其忠節意義，且神明歷史上實有其人，活動於明末清初：揭重熙（明萬曆三十三年至清順治八年，1605-1651），字祝萬，江西臨川人（今江西撫州市），崇禎十三年（1640）任福建福寧州知州（今福建寧德市霞浦縣），官有政聲。甲申之變（1644）後起兵抗清，順治八年（1651）五月，於貴溪百丈礫（今福建南平市建陽區）兵敗被執，解送建寧監獄。揭重熙之結局，據《小腆紀年附考·卷十七》順治八年（1651）十一月條：「揭重熙猶在建寧獄，諭降不屈，死之。重熙在獄，門人舉人陳士道、貢生朱國龍隨之，賦詩慷慨，日整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同斬於市。僕人戴貴、戴鳳亦殉之。臨刑，雙瞳如生。」²³

揭重熙生前曾任知州，拒絕清廷招安，從容就義赴死，死後逐漸神格化為城隍。同治九年《臨川縣志》：「康熙己未八月丙戌晡，建甯諸生陶以禮聞叩戶聲，啓之，見二卒持符至，昏去三日始甦，語家人云：『我前日在管下街抱公憤錯出一語，時城隍神經過聞知，遂被勾攝，責以秀才不宜唆人訟辨。久之，乃放回。望其貌端肅，有理學氣象，詢於從事者曰：臨川揭五經也。』」該方志後文記載：「又有建州鎮卒三人忽死，及三日而甦，云：『五殿閻羅天子，今姓揭，諱重熙。上帝憐其苦忠，故任之』……李公元萃兵備建南目擊其事，與陶以禮所述同。」²⁴結合嵇永仁獄中記述與方志，揭重熙化身為建寧城隍神時間，或在清初順治末至康熙初年，事蹟流布於閩北建寧府、福州府一帶。²⁵

揭重熙兵敗被捉，拒絕招降、門士等人追隨、獄中慷慨賦詩等「知其不可為而為」壯士形象，亦與范承謨等人處境相同。范承謨、嵇永仁、王龍光等人拒絕向耿精忠投誠，有

²³ 清·徐鼎著，王崇武校點：《小腆紀年附考·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73。

²⁴ 清·童範儼等重修：《臨川縣志·卷五十四·雜類志·軼事》（清同治九年〔1870〕臨川縣學尊經閣刊本），頁2，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電子掃描本，<https://reurl.cc/65enlk>（最後瀏覽日期：2023.3.16）。原文未斷句，句讀為筆者自加，康熙己未年為康熙十八年（1679）。

²⁵ 嵇永仁獄友林可棟為福州府閩縣人，已聽聞建寧城隍事，或可推知揭重熙化身城隍事在閩北流傳。另查閱康熙中期清·張琦、鄒山等修纂：《建寧府志·卷十五·祀典上·祠廟》（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本），頁6，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電子掃描本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0816379\\$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0816379$1i)（最後瀏覽日期：2018.2.8），府城隍廟始建於宋代，另陪祀兩刺史，並列入官方祀典，城隍揭重熙之名或為民間附會。

犧牲性命準備。王龍光〈次和淚譜〉描述耿精忠拘禁眾人當日，嵇永仁不屈態度：「被難之日，先生握手謂余曰：『吾輩將從公於地下矣。』余點首以答之。先生神氣自若，了無怖懼，以一二言懾服諸輩之心，同就於繫逆。雖脅以刀鋸，誘以爵祿，毫不為動。」²⁶嵇永仁於《雙報應·第四齣宿廟》刻畫揭重熙、孫裔昌陰陽形象，揭重熙出場之【點絳脣】：「一片孤忠，千秋悲慟。人間聳，上帝恩隆，保障天南重。」劇中描述揭重熙生前為「取義成仁」、「捐生竭力」之人，猶如文天祥與張巡，因此死後昇為城隍。知府孫裔昌宿廟時，頗感揭重熙事蹟，【玉芙蓉】：「他捐生報九重，不數朝陽鳳。嘆時艱，未能勾志遂英雄。一朝社稷成灰燼，百戰身家類轉蓬。」兩人同為清白官守，孫裔昌期待神靈相助，使陰陽兩界和諧：「欣相共，要黎民祝頌。願陰陽護持，感格在太和中。」

《雙報應》第四齣城隍神登場，願意暗助清官孫裔昌審理疑案，便與鬼使觀察陽世百態，適時介入人世間種種紛擾：第十齣〈湊醫〉（廟中鬼判聽聞王文用、宋冲私願與計謀）、第十五齣〈神察〉（城隍等眾神說明善惡終將有報）、第十六齣〈失物〉（鬼判賜予失銀之錢可貴神籤，指引其告官）、第二十齣〈合鳩〉（土地與鬼使旁觀衛輕雲毒殺命案）、第二十二齣〈陰斷〉（城隍審理張子俊冤魂）、第二十二齣〈判合〉（鬼判掉落黑塵於孫裔昌杯水，使其找出拾銀之陳黑，讓錢可貴夫婦團聚）、第二十四齣〈行香〉（鬼判陰風吹落孫裔昌官帽，城隍入夢指示「東風」兩字另有玄機）、第二十五齣〈靈現〉（城隍廟內，鬼使與張子俊鬼魂現身衛輕雲面前，還願之錢可貴訴說城隍神威）、第二十六齣〈陽報〉（兩鬼偷偷追打城外宋東峰，使其入城被官差瞧見帶回衙門）、第二十九齣〈陰報〉（下獄之衛輕雲、王文用，遭牛頭馬面與鬼卒勾取魂魄暴卒）。城隍神掌理全劇陰陽報應，化解所有疑難雜症，相較之下知府孫裔昌則略顯被動，有如城隍神之輔助，因此結尾第三十齣〈榮慶〉錢可貴夫婦感念城隍再造之恩，【雙聲子】：「神明道，神明道。荷靈祐，全生造。靜裡瞧，靜裡瞧，看滿目陰陽報。積德高，享福遙，心機錯用總徒勞。」藉行善、守節之人當獲上天庇佑，為非作歹者縱然得意一時，終將報應喪身。

以嵇永仁敬神、果報觀念，分析《雙報應》人物設定與情節發展，人物命名刻意凸顯善惡兩面，亦反應劇中人身分背景，個人行為終將面對神靈審判：善士為錢可貴（寒士被迫典妻，貧賤夫妻百事哀，說明錢之可貴）、張師孔（以禮待人，保全錢可貴妻子名節，可謂讀聖賢書師法孔子之表率），劇中反覆強調德行之重要，錢可貴夫婦、張師孔、孫裔昌以正直清白義行獲致美好結局。以惡命名者，有萬鰐（諧音「萬惡」，身為建安縣令卻貪財而輕才，革去錢可貴功名）、衛輕雲（與王文用偷情毒殺親夫，舉止輕浮如雲）兩人。為惡有悔者受責較輕，得以保全性命，如萬鰐、陳黑等人，劇中萬鰐遭到孫裔昌斥責、陳

²⁶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六》，頁78。

黑交還不義之財，並未多加懲罰。縱惡不悛者，則喪命淪為鬼魂，如張子俊貪好龍陽之癖，冷落妻子衛輕雲引狼入室，遭到毒殺。衛輕雲、王文用兩人可謂「萬惡淫為首」代表，縱情而聯合貪財庸醫宋東峰毒害張子俊，三人結局十分慘烈：宋東峰公堂上被打死，衛輕雲與王文用獄中被鬼魂索命，受到陽陰兩界懲罰。

《雙報應》王文用、衛輕雲等人作惡多端，第十五齣〈神察〉揭重熙【節節高】：「若使淫徒任施為，人間暗室多狂犬。」即言人世間暗室欺心之舉。嵇永仁刻畫諸人追求色欲（張子俊、衛輕雲、王文用）²⁷、貪戀財貨（萬鰐、陳黑），種種道德、倫常失序舉動，加上堅守節操之人錢可貴斯文掃地，進退失據，人間知府孫裔昌無法全部關照，因此需要跨越陰陽兩界，代表「天威」權衡之城隍神介入此失衡狀態。以嵇永仁實際經歷而論，隨范承謨就任福建總督後，范承謨訪查情勢、檢閱典冊後發現福建軍政敗壞，大小官員被耿精忠收買。耿精忠挾持范承謨當日，福建巡撫劉秉政竟隨耿變節，令范承謨震驚異常。²⁸朝廷號令不行，文武官員喪失忠節之心而依附耿精忠，第十五齣〈神察〉揭重熙云：「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雙報應》內「人心」之敗壞與醜陋，嵇永仁即有意諷刺負心、變節之人。

入獄後的范承謨，曾深嘆福建人事已是沉疴難解：「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豈無廉能循吏，知勇干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慝，么麼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更不堪問矣。」²⁹上下貪贓枉法使財政虧空，小人（么麼）充數而危害良善正直，嵇永仁認為世間可怖之物是「人」，如〈卒獐〉描述獄吏成群結黨，依恃權力：「木客山魃結一羣，經年耳目鬼紛紜。」³⁰蛇鬼不足畏，人心扭曲比鬼更可怕，因此變節取巧者得意於一世，終受「天威」責罰；志士仁人困頓於一時，蒼天（上蒼神靈、朝廷天子）當會默護營救。

²⁷ 第十三齣〈全節〉，貢生張師孔瞭解周氏賣身根由後，對媒人言道：「他的丈夫既是讀書之人，同係斯文一脈，不忍生拆其妻。我又年過半百，原也不為色慾。」張師孔堅守禮法，不貪戀女色，為該劇老成持重之正派人物，第二十八齣〈殲賊〉籌策軍事，令人聯想到〈和淚譜二〉所記述，年近七十歲之林可棟，亦輔佐幕主軍事機宜。

²⁸ 秦松齡〈嵇留山先生墓表〉：「方是時，會城文武大吏及公麾下士，皆預中賊餌，公號令格不行。」公，指范承謨。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二》，頁225。耿精忠叛變始末，可參看清·范承謨：《范忠貞集·卷六畫壁遺稿》。

²⁹ 清·范承謨：《范忠貞集·卷六》，頁81-82。范承謨大呼閩政敗壞，連續使用五次「不堪問矣」：文武官員被一人掌控、小人（么麼）貪婪安享富貴、考選人才不彰而行賄後門、火耗稅收繁重加重民苦、拖欠兵卒糧餉而財政虧空。如此兇險局勢，范承謨感嘆即使有文武良將，是一木難支：「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舍，亦難展足措手。而況蕭牆之禍，已釀於撤藩哉。」（按：良、平：張良、陳平，漢高祖謀士。賁、舍：孟賁、孟施舍，古代勇士。）

³⁰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二》，頁25。

四、牽情慕義、知己之心：《雙報應》的寒士受用與天理昭彰

嵇永仁因科場失敗，期待知己賞賜才華，獲得任用機會。現存三部劇作皆探討文人遇與不遇之命題，兩部傳奇主角《揚州夢》之杜牧，與《雙報應》錢可貴，分別受到牛僧儒、孫裔昌與揭重熙賞賜，又以平亂軍功受到朝廷旌獎，主角遭遇看似相同，兩劇對「知己」態度卻有所區別。作於康熙九年（1670）冬之《揚州夢》，嵇永仁已任職過胡養忠、祖澤深幕府，對自己前途依舊感到茫然。《揚州夢》杜牧風流才情、不拘小節形象，是嵇永仁自身之投射。李琯、周亮工序《揚州夢》皆提到嵇永仁有「經世」之志，只是時不我予。³¹嵇永仁劇作獲得吳綺、李琯、周亮工等友人高度讚許，然而他悲憤莫名：「嗟乎！嗟乎！士學為有用，而徒露穎鏗于聲音之道，亦淺矣夫。」³²士子目標並非僅以戲曲「聲音之道」揚名，應如劇中杜牧般建功立業，經世濟民。嵇永仁入獄後，此「聲音之道」轉換成「忠孝節義之道」，《續離騷·引》：

文生於情，始為真文。情生於文，始為真情……緣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忠孝節義，非情深者莫能解耳。屈大夫行吟澤畔，憂愁幽思而騷作。語曰：「歌哭笑罵，皆是文章。」僕輩遭此陸沉，天昏日慘，性命既輕，真情於是乎發，真文於是乎生。³³

《續離騷》之「歌哭笑罵」激昂情感，是效法屈原所作之《離騷》。屈原受讒被逐，行吟江澤而不忘國君，嵇永仁等人遭到囚禁，同屬困厄處境。嵇永仁為宣洩內心憂愁幽思，基於真情與忠孝節義，發為真性情之文章，足以與《離騷》般傳世，實際功能即〈次和淚譜〉所說：「留與寒家子弟看。」

以傳統文人科舉遭遇而論，嵇永仁《杜秀才痛哭泥神廟》（《泥神廟》）有別於沈自徵《霸亭秋》場屋不售之強烈憤懣，是對識人道理有感而發，因此落第牢騷之情是相關杜默諸劇最淡。³⁴比較沈自徵、嵇永仁兩劇情節發展，沈自徵筆下杜默對項羽神像攤開試卷，

³¹ 李琯〈揚州夢引言〉：「一段風流佳話，為千古才人樹幟，特為樊川況歎。抑亦自況，而為它日左券也。」周亮工〈揚州夢傳奇引〉：「乃鬱不得志，至止酒罷劔，降筆為此等，以宣洩其無端之悲。夫孰使留山而為此也？嗟夫，留山降筆而為此，筆與人成足悲矣。」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四》，頁304-305。

³² 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四》，頁306。題目誤作「雙報應自題」，應為《揚州夢自題》。

³³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續離騷·引》，頁197。

³⁴ 化用杜默，或以杜默為主角之戲曲，有沈自徵《霸亭秋》、尤侗《鈞天樂·第十五齣哭廟》、嵇永仁《泥神廟》、張韜《霸亭廟》。嵇永仁《泥神廟》之創作意義，清人即有「傷承謨不能用」

要求神明評論文字優劣。嵇永仁劇中杜默則對項羽大談人才得用與否，不該輕信項伯。項羽鴻門宴放走劉邦是「獸氣」，陷入垓下之圍窘境有如杜默：「獨有小生落落人間，栖栖牖下，前程無路，歸隱無山，這箇知己今生料尋不出。兀的不苦殺俺也。兀的不痛殺俺也。」兩劇杜默對項羽之控訴情感亦有所差異：

奈何以大王之英雄，不得為天子。以杜默之才學，不得作狀元。正是：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沈自徵《霸亭秋》）

英雄如大王，而不能成霸業。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一官。豈不可哀？豈不可傷？（嵇永仁《泥神廟》）³⁵

沈自徵強調項羽無法成為「天子」、杜默不得中「狀元」原因，可能是人之能力不足。該劇結尾略有淡淡希望，廟祝對傷心不忍離去之杜默言道：「秀才，你也該去了。講不了的話，我日後與神道稍封信來罷。」杜默來日或有中舉希望。嵇永仁則側重項羽「霸業」、杜默「一官」，不言尊貴地位之天子、狀元，杜默僅要一官半職即可，如今落空頗令人神傷。比起沈自徵抒發科舉不利心情，嵇永仁刻畫之杜默悲痛情緒，是自身「前程無路，歸隱無山」的強烈不確定感，反映監獄生活生死未卜的孤寂茫然。嵇永仁劇末另安排項羽與鬼判登場，鬼判解釋杜默與項王之哭，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哭斷腸神」，獄中諸人遭遇，足以天地神鬼同悲。

《雙報應》的錢可貴形象不似《揚州夢》杜牧風流多情，亦無《泥神廟》杜默悵然無助，以寒士身分登場。取用寒士之意義，嵇永仁〈憔悴吟序〉指責曾受范承謨恩惠之徒，亂中紛紛改志變節，唯有出身寒素之嵇永仁等人不慕榮利，共同患難。³⁶嵇永仁刻畫錢可

之說，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二》，收入俞為民、孫蓉蓉主編：《歷代曲話彙編》（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頁816：「然則當時固有議承謨者，永仁或有籌策，傷承謨不能用，借此寓意，未可知也。」據此段文字，清初時人認為是范承謨未採用嵇永仁籌策建言，使眾人遭受拘禁，故而嵇永仁以戲曲抒發不滿。黃文暘「未可知也」說法較為保守，表示不妥加揣測。參照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三和淚譜·引》（頁34）與范承謨《范忠貞集·卷六·畫壁遺稿》（頁78-85）內容，嵇永仁並無責怪范承謨之意，因此《泥神廟》劇中杜默評論項羽用人失當，並非對范承謨，應是針對清廷對三藩政策反覆，歸還兵權給耿精忠，意圖牽制吳三桂，反讓耿精忠擁兵作亂。

³⁵ 明·沈自徵：《霸亭秋》，沈泰《盛明雜劇》本，收入楊家駱主編《全明雜劇》（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4418。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續離騷·杜秀才痛哭泥神廟》，頁202-204；鄭振鐸：《清人雜劇初集·泥神廟》，頁51-54。

³⁶ 〈顛倒歌序〉：「從前相依蒙谷（按：范承謨號）者，受其恩，辜其德，盡為衣冠中之穿窬。及受難日，此輩皆不與，豈奸狡之徒巧於攫金者，亦善於避禍歟。余與林翁能任、王翁幼譽、沈子天成，皆落落寒素，家無儋石之儲。堅守硜硜之志，與公誓同患難，不畏刀鋸，不豔勢利。逆雖

貴貧困無以度年、遭縣令刁難、被迫賣妻、失去銀兩等一連串窘迫情景，如同眾人入獄兩年多之寫照。第六齣〈褫士〉錢可貴向縣令萬鰐申訴被縣吏索債凌辱事，結果縣令認為是錢可貴倚仗秀才功名欠款，錢可貴【駐雲飛】痛罵官場是非不明，讓文士斯文掃地：「話不投機，俛首哀求總是痴。嘆息詩書輩，喪在溝渠內。嗟，牙爪恁無知，斯文掃地。來到琴堂，又觸咆哮氣，貓鼠同眠實可悲。」陽間官府欺凌百姓，第九齣〈逼賣〉錢可貴妻子周氏為籌錢財自願離婚，【玉交枝】看似哭訴恩愛夫妻遭到拆散，實是嵇永仁身陷監獄網羅，甘心守節之悲嘆：「人離家破，這衷腸有天鑒呵。嫁雞逐雞隨君過，縱分飛難戀他窩。但求我夫超網羅，此身雖死魂寧妥。憶前緣如同擲梭，嘆今緣如隨逝波。」

錢氏夫婦生命轉折在第十五齣〈神察〉之【節節高】肯定其「這般操節今人鮮」，緊接下齣〈失物〉神明以籤詩指引失銀之錢可貴告官，第二十二齣〈判合〉知府孫裔昌責備縣令萬鰐催科害人、摧殘士類，【北折桂令】：「他本是騏驥良才，蹇服鹽車困守蒿萊。待圖南未遇風雷，只落得含悽飲恨破鏡離釵……舉案緣乖，覆水情哀。都是你善催科逼得他來，因此上袖黃金墜落在塵埃。」錢可貴有騏驥才華，鯤鵬遠大志向，只是時不我予而已。孫裔昌肯定錢可貴才學，代償其欠款，判決周氏團圓，因此第二十五齣〈靈現〉錢可貴夫婦至廟中上香，感念城隍協助，揭重熙與孫裔昌可謂錢可貴之陰陽知己。由於《雙報應》旨意不在文人科舉得中狀元之滿足，嵇永仁並未鋪陳錢可貴參加科考情節，而以孫裔昌幕僚身分，出奇計擊敗山賊賽彌勒，獲得朝廷七品官銜，可謂《泥神廟》杜默「進取不得一官」願望之達成。

《雙報應》之錢可貴堅忍自持，輔助知府弭平山賊，道德操守與籌劃輔佐形象，猶如獄中嵇永仁、王龍光、沈天成等人，亦以節義互勉，追隨幕主范承謨而不悔。范承謨、嵇永仁等人視彼此為知己，范承謨尤為感念眾人不離不棄。〈與諸從者〉作於入獄第三年（康熙十五年，1676），范承謨有感諸人「既不如田橫之共死，又不能如子卿（按：蘇武）之生還」，無法獲援出獄且死生難料。：

乃硜硜苦節，渺渺遙望，坐待淪胥而不思奮飛耶……三載來，堅白之操，不惟可以貫金石，亦可以格鬼神而光日月。茲者興懷及此，儼有神明默啓其衷……眾竟爾挺身共禍，毫無怨言，觀其不肯舊主，斷然不負新知，顧人所以親禮之何如耳。豈可久置囹圄，摧殘善類耶。³⁷

百計挫磨，初心不拔。」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一》，頁5-6。嵇永仁〈顛倒歌〉諷刺世態顛倒，清濁不分之旨意，可與《續離騷·癡和尚街頭笑布袋》布袋和尚街頭大唱「扯淡歌」情節相互參看（頁205-207）。

³⁷ 清·范承謨：《范忠貞集·卷七雜著》，頁100-101。

值得留意范承謨入獄前、後態度之轉變，前文討論《雙報應》創作背景之嵇永仁擬古詩，入獄初期范承謨「請學蘇武」，是帶有「歸鄉」之期待與希望，上天會協助。及至監禁第三年，轉而感嘆「又不能如子卿之生還」，明顯感受到身為人質之生命受到威脅。身為朝廷欽命總督與幕客幕主，僚屬必然受到牽連（淪胥），在時勢改變下，范承謨首要考量仍是保全林可棟、嵇永仁等人性命身家。³⁸其堅白操守而獲神明護祐之說，已見上文討論，「挺身共禍」、「不背舊主」是跨越幕主、幕客身分差異之義舉，讓范承謨內心不捨，希望「有用材」之諸從者得以免禍存活。

嵇永仁追隨范承謨擔任幕客之因，除減輕家中經濟壓力，是范承謨親邀與委以政事重任，有實踐經世濟民機會。嵇永仁解釋臨難未逃，隨之入獄是因為「有情有義」，感謝范承謨知遇之情：「余緣情勉留，遂逮於禍。非知幾之暗也，情所感激，不忍去也。不忍去而去，非但薄情，抑并悖義。」³⁹並自嘲自己是「自是愚忠被束縛，休嗤野客迷歸程。」⁴⁰以嵇永仁戲曲作品情調來看，入獄前四處遊幕所作之《揚州夢》傳奇，流露傳統士子自負於自身才華，渴望求用之心態，為現實營生之考量。入獄後，《續離騷》以一折雜劇形式抒發遭受患難之嘆，情感激越。《雙報應》改以較長篇幅戲曲體製，著力鋪陳情節，看似描繪光怪陸離世態，情緒不似前作《續離騷》昂揚直露，實是注重混亂世道之拯濟。

嵇永仁創作企圖有此改變，可與范承謨入獄前後態度相互參看。入獄初期，書寫情調是對耿精忠叛變之憤怒，潔身守節而期待營救。隨著拘禁日久，縱使感受到前途茫然，依舊堅守志節。〈百苦吟·垢面〉：「神瘁形枯霜雪還，年行四十笑顏顏。何妨面目蒙塵土，自有光明照世間。」⁴¹嵇永仁四十歲時已是入獄第三年（康熙十五年），早已置死生於度外，此時思考焦點是道德正義之伸揚，天理人心之回歸。回歸至《雙報應》創作意義，是嵇永仁則感念近三年患難知己互助互持，站在道德立場，批判世道淪喪，是對社會人心之深思，故以陰陽果報為包裝，期待該劇得以懲創人心，以收勸世之效。

³⁸ 〈與諸從者〉提及林可棟（醉白老人）遭遇、嵇永仁（山農）等人。對於受牽連的幕僚，范承謨為其找到開脫理由，賓主間談論是「救拔黎庶，撫綏地方，從無半語謀人。」期待耿精忠釋放諸幕客，削籍為民：「之數子者，皆有用材也。或錄用，或釋放，上可以體天好生之仁，下可以免妄殺無辜之謗。」出處同上註，頁101。范承謨另有〈又與諸從者〉，向諸幕客言及〈與諸從者〉之動攪大家憂慮，實是要「一畢自身業緣，次脫大眾苦海。」文末懇切詢問病中嵇永仁是否安好。見清·范承謨：《范忠貞集·卷七雜著》，頁101-102。范承謨兩文，均呈現愛護受難幕客的不忍之心與殷殷關懷。

³⁹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一·憔悴吟序》，頁5。

⁴⁰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一·憔悴吟》，頁5。

⁴¹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二》，頁23。

五、結語

嵇永仁三部劇作，《揚州夢》、《續離騷》到《雙報應》，清楚反映出個體生死的變化歷程：《揚州夢》以「聲音之道」抒發「士學為有用」之渴望，對科舉制度使其無從施展才華至感無奈，屬於文人個人不遇悲嘆；至《續離騷》與《雙報應》轉為「歌哭笑罵」複雜情緒，脫離《揚州夢》的小我格局，進一步關照群體生命以至於社會國家命運。嵇永仁身處烽火戰亂、監獄拘禁的險惡環境，有賴范承謨等人彼此照應勉勵，眾人拒絕利誘投降當官，度過三年不見天日生活，「士為知己者死」之崇高理想，是獄中群體思考重點。

總督范承謨感謝順治、康熙兩代帝王提攜之恩，委以國政；嵇永仁與王龍光、沈天成等幕客感念范承謨用人之情，幕府主客和諧，因此眾人堅守忠孝節義，是對「知己」恩情的具體實踐。獄中性命生死未卜，未來茫茫難料，故期待天地間神靈護助有德之眾人，《雙報應》刻畫人之善惡行為，納入陰陽果報思想與城隍神信仰，使劇中衛輕雲、王文用等惡人受到天罰，遭受神靈報應，喪命為地府鬼魂，乃有意諷刺三藩亂中紛紛變節者。錢可貴等善士是嵇永仁自己與獄中諸友寫照，縱使遭受一時苦難挫折，士人斯文掃地，若堅守道德不離，終能撥雲見日。《雙報應》並非迷信鬼神報應劇本，實則承續獄中諸人所作詩文之抒發情志意義，嵇永仁採取民間果報作為道德教化利器，藉以超脫監獄拘禁空間與抒解憤懣不平，將獄中眾人含苦艱辛經歷，轉化成劇作來諷世、警世與傳世。

康熙十三年（1674）初冬，入獄後數月的嵇永仁夢遊東嶽泰山，醒後倩人問神，神以籤詩「石榴花發後，此事甚分明」示之，嵇永仁引以為自己結局之預言。⁴²事後，他曾藉夢中石榴事抒發獄中心情，〈分啖白石榴〉詩後部：「花發子既結，尚在幽暗室。觸景乃回憶，莫非應驗疾。禍福不可言，上帝重陰隲。我公能格天，風雷任颺颺。生死皆得所，慎勿懼斧鑕。」⁴³詩中「上帝重陰隲」、節操「格天」思想，可與《雙報應》相互闡發。至康熙十五年（1676）嵇永仁尚在獄中，對「生寄死歸」已無痛惜，內心掛念是：

所難忘者，垂白之老親耳。天或憐念東田子之死，非死於貿貿而欲鬻利危疆也，非死於懵焉冥焉而不知速去以遠害也，乃死於義也。死於義，則天何忍使義士之老親

⁴² 石榴花季為舊曆五月，故有榴月之稱。石榴花盛開後理當結果，時序已入秋，嵇永仁卒於九月秋季，可為夢中籤詩之註解。

⁴³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一》，頁5。此詩押入聲質韻，「風雷任颺颺」句明顯失韻（蕭韻），可能獄中文字傳鈔時筆誤。形近押韻字可能是「颺」，指風吼聲，本句形容劇烈風雷聲響。本詩之失韻處，感謝論文審查人指明。

不得所於家鄉耶……余之半生苦心血於鉛槧者，亦徒結來世之緣而已矣。⁴⁴

〈吉吉吟·引〉為嵇永仁思考未來，綜述獄中創作旨意之重要序文，約完成康熙十五年夏。⁴⁵文中解釋自己陷入苦難之因，是不願見利忘義，投靠反叛之耿精忠，背叛幕主范承謨與幕友。嵇永仁並不後悔以此義舉死於獄中，所掛念除家中年長雙親，其實亦包含結髮妻與幼子。「結來世之緣」，即「留與寒家子弟看」，嵇永仁或許已知終不免殺身之禍，因此竭力創作以傳世，表其重義重情心跡。⁴⁶

康熙十五年秋八月，清軍攻克往來閩浙重要關口仙霞關，耿精忠知其罪行不免，九月十七，下令縊殺范承謨，嵇永仁聞范死訊亦隨之自縊，嵇之愛妾蘇瑤青亦殉節。⁴⁷本次事件，跟隨范承謨殉亡者共五十三人，⁴⁸清廷贈范承謨諡號「忠貞」，即三藩之亂中，不畏艱險危身奉上（忠）、清白守節（貞）。為表彰范承謨，康熙帝賜御書「忠貞炳日」、建祠奉祀，死後可謂哀榮。⁴⁹嵇永仁殉難後，朝廷給予卹銀、祔祭范公祠，康熙四十七年追贈國子監助教。嵇永仁官職名聲雖不如范承謨，其一家忠節形象與清廷追贈，皆與幕主范承謨息息相關，而康熙帝有意撫卹此次亂事受難諸人，可謂「天威」、「報應」的人世最高層級展現。

嵇永仁節義形象之強化，可從兩處發現：累贈官銜、四庫全書收錄著作與館臣所撰提要。首先觀察朝廷所贈官銜，嵇永仁由康熙末年「國子助教」，至雍正末累升為「吏部尚書」，如此改變，與嵇永仁子嵇曾筠、孫嵇璜進入權力中心相關。⁵⁰嵇永仁妻楊氏含辛茹

⁴⁴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一·吉吉吟并引》，頁1。

⁴⁵ 該序文已述及獄中所作諸詩文、兩部戲曲，以「吉吉」冠其獄中著作之首，可知該序最晚成於秋季自盡前。

⁴⁶ 嵇永仁等人身為無官職之幕客，最後採取「盡節」殉死，是基於「義」，與幕主范承謨同進退。范承謨子范時崇：「臣思嵇永仁等毫無官守之責，或從逆以偷生，或營求以脫死，此亦常情，人所不免。乃四人一腔忠義，視死如歸，以無職之人而行有職之節，更為難得。」四人指嵇永仁、王龍光、沈天成、范時崇族叔范承譜，語見〈廣東巡撫范時崇奏請榮錫嵇永仁等人摺〉，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二》，頁221-222。

⁴⁷ 徐旭旦〈嵇義士傳〉記載嵇永仁赴任福建時「攜其一妾二婢二童子」，妾即蘇瑤青。嵇永仁自縊前：「妾亦泣曰：『君無以妾為念，妾請先逝，候君於黃泉。』」遂解所佩帶，自經於屋北冬青樹下。」蘇瑤青與嵇永仁妻楊氏事，同見於趙爾巽等撰：〈列女一〉，《清史稿》第46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508，頁14021-14022。傳記引自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二》，頁229。

⁴⁸ 見康熙本《抱犢山房集》卷首廣東巡撫范時崇奏折，康熙四十七年（1708）秋。

⁴⁹ 康熙御書今存，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范忠貞集》卷首第二道諭祭文後，附有康熙御書「忠貞炳日」，文津閣本則未見。《范忠貞集》卷八至卷十收錄大量哀悼范承謨之題跋、碑銘、輓歌、誄章，顯示官方之旌揚。

⁵⁰ 雍正十一年（1733）冬，誥贈嵇永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銜，可見清帝之優禮，嵇永仁因後人榮顯。贈銜見其神道碑銘，事件始末收錄於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

苦扶養兒子嵇曾筠，嵇曾筠與其子嵇璜同有經世之志，任官頗具政聲，為雍正、乾隆朝重臣。嵇璜曾任四庫全書正總裁官，四庫全書收錄嵇永仁《抱犢山房集》與范承謨《范忠貞集》，即是嵇、范兩家三代有功於國家。《四庫全書總目》收錄之《抱犢山房集》提要，最末讚美嵇永仁、范承謨：「與承謨畫壁諸詩，同為忠臣、孝子之言，爭光日月，不但以文章論矣。」⁵¹而范承謨《范忠貞集》提要：「用示我國家扶植綱常、風勵臣節之至意。」⁵²歸納兩篇提要，撰寫館臣強調忠孝節義之重要，可見范承謨、嵇永仁三代以忠節為國形象，成為清廷倫理教化之「道德文章」典範。⁵³

嵇永仁生前並未刻意成為志士仁人，以其經世濟民、孝友忠節之心，透過文學創作抒解獄中苦厄，並超脫死生，達成「士為知己者死」之理想。《雙報應》之「果報」落實在現世中，是變節之耿精忠、劉秉政被清廷處決，死後之范承謨、嵇永仁、王龍光、沈天成等人受到朝廷旌獎。而嵇永仁兒子嵇曾筠，於康熙末年擔任山西學政，拔擢貧寒人才：「清廉有守，所得皆寒賸，晉人士稱祝之，人咸謂『天之報施，忠節不爽』云。」⁵⁴嵇曾筠出於寒士之家而能進士中第，受到天子賞賜，百姓認為是上天報應顯現，即是對嵇永仁等人因守節而死，後代當獲神靈補償的哀憐同情之心。

校：《嵇永仁集·附錄二》，頁 238-240。

⁵¹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卷一百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524。

⁵²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卷一百七十三》，頁 1521。

⁵³ 范承謨父親范文程為清代開國功臣，承謨子范時崇是康熙朝重臣，范家三代竭力輔佐清帝。嵇永仁以其子、孫在朝為官，死後官銜不斷累贈。相比之下，王龍光、沈天成等人「義行」則較不受到矚目。

⁵⁴ 語見汪份〈清義士贈國子助教嵇先生傳〉，引自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附錄二》，頁 228。

徵引文獻

古籍

- 南朝宋·范曄 FAN, YE:《後漢書》*Hou Han 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年)。
- 明·沈自徵 SHEN, ZI-ZHENG:《霸亭秋》*Ba Ting Qiu*, 沈泰 SHEN, TAI《盛明雜劇》*Sheng Ming Za Ju* 本, 收入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全明雜劇》*Quan Ming Za Ju* (臺北 Taipei: 鼎文書局 Ding Wen Book Company, 1979 年)。
- 清·永瑤 YONG, RONG 等:《四庫全書總目》*Si Ku Quan Shu Zong M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年)。
- 清·范承謨 FAN, CHENG-MO:《范忠貞集》*Fan Zhong Zhen Ji*, 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14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年)。
- 清·徐鼎 XU, ZI 著、王崇武 WANG, CHONG-WU 校點:《小腆紀年附考》*Xiao Tian Ji Nian Fu Kao*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年)。
- 清·張琦 ZHANG, QI、鄒山 ZOU, SHAN 等修纂:《建寧府志》*Jian Ning Fu Zhi* (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刊本),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電子掃描本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0816379\\$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0816379$1i) (最後瀏覽日期: 2018.2.8)。
- 清·嵇永仁 JI, YONG-REN:《揚州夢》*Yang Zhou Meng*, 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ASS, 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Committee of Gu Ben Xi Qu Cong Kan:《古本戲曲叢刊五集》*Gu Ben Xi Qu Cong Kan Wu Ji* (影印清康熙刊本)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6 年)。
- 清·嵇永仁 JI, YONG-REN:《雙報應》*Shuang Bao Ying*, 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ASS, 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Committee of Gu Ben Xi Qu Cong Kan:《古本戲曲叢刊五集》*Gu Ben Xi Qu Cong Kan Wu Ji* (影印清康熙刊本)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6 年)。
- 清·嵇永仁 JI, YONG-REN:《抱犢山房集》*Bao Du Shan Fang Ji*, 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19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年)。
- 清·嵇永仁 JI, YONG-REN:《抱犢山房集》*Bao Du Shan Fang Ji* (清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刻本),

- 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National Codification Committee of Qing Dynasty History 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第 145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 清・嵇永仁 JI, YONG-REN：《抱犢山房集》*Bao Du Shan Fang Ji*（清雍正元年〔1723〕刻本），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電子掃描檔本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1813199\\$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1813199$1i)（最後瀏覽日期：2017.12.27）
- 清・嵇永仁 JI, YONG-REN 著 劉奇玉 LIU, QI YU 輯校：《嵇永仁集》*Ji Yong Ren Ji*（長沙 Changsha：湖南人民出版社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7 年）。
- 清・童範儼 TONG, FAN-YAN 等重修：《臨川縣志》*Lin Chuan Xian Zhi*（清同治九年〔1870〕臨川縣學尊經閣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電子掃描本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https://reurl.cc/65enlk>（最後瀏覽日期：2023.3.16）。
- 清・趙爾巽 ZHAO, ER-XUN 等撰：《清史稿》*Qing Shi G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7 年）。

近人論著

- 王璦玲 WANG, AY-LING：〈明清抒懷寫憤雜劇之劇構特質與審美型態〉*Ming Qing Shu Huai Xie Fen Za Ju Zhi Ju Gou Te Zhi Yu Shen Mei Xing Tai*，收入《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Wan Ming Qing Chu Xi Qu Zhi Shen Mei Gou Si Yu Qi Yi Shu Cheng Xi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2005 年），頁 287-384。
- 杜桂萍 DU, GUI-PING：《清初雜劇研究》*Qing Chu Za Ju Yen Jiu*（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4 年）。
- 尚小明 SHANG, XIAO-MING：《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Xue Ren You Mu Yu Qing Dai Xue Shu*（增訂本）（北京 Beijing：東方出版社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2018 年）。
- 陳芳 CHEN, FANG：《清初雜劇研究》*Qing Chu Za Ju Yen Jiu*（臺北 Taipei：學海出版社 Xue Hai Publishing House，1991 年）。
- 曹嵐 CAO, LAN：《論嵇永仁及其戲曲創作》*On Ji Yong Ren and His Theatrical Creation*（蘭州 Lanzhou：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School of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s Thesis，2008 年）。

黃文暘 HUANG, WEN-YANG：《曲海總目提要》*Qu Hai Zong Mu Ti Yao*，收入俞為民 YU, WEI MIN、孫蓉蓉 SUN, RONG-RONG 主編：《歷代曲話彙編》*Li Dai Qu Hua Hui Bian* 本（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2009 年）。

曾影靖 ZENG, YING-JING：《清人雜劇論略》*Qing Ren Za Ju Lun Lue*（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1995 年）。

嵇儲申 JI, CHU-SHEN、嵇臻 JI, ZHEN 主編：《無錫嵇氏傳芳集》*Wu Xi Ji Shi Chuan Fang Ji*（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2012 年）。

鄭振鐸 ZHENG, ZHEN-DUO：《清人雜劇初集》*Qing Ren Za Ju Chu Ji*，影印民國廿年（1931）版本（香港 Hongkong：龍門書店 Long Men Publishing House，1969 年）。

Ideals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Righteousness and Self-Excessiveness: Ji Yongren's "Double Retribution" and Mutual Supportive Groups in Prison

WEI, PO-CHUAN

(Received March, 30, 2023; Accepted June, 19, 2023)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literati Ji Yongren traveled to the Commanding Officer, mainly occupied as an aide assistant, and died in prison during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His masterpieces of three dramas that are handed down are "Yangzhou Dream", "Continued Lisao" and "Double Retribution": "Yangzhou Dream" was made before imprisonment which expresses the failure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sighs for his life. The rest two, "Continuation of Lisao" and "Double Retribution", were produced in prison that accused the state of the world by the emotionally "chanting, crying, ridiculing and scolding," meanwhile, felt the changes of the human heart caused by the war and chaos.

"Double Retribution" combines the thoughts of Yin-Yang and Karma, and deliberately

created a long story before the end of the characters' lives. By contrasting good with evil characters, good ones are finally taken care of by the god and the evil ones, however, drop dead and become devils, which encompasses the entire drama with Ying-Yang and Karma atmosphere.

Ji Yongren was not a superstitious person. He used the metaphor of devils and gods to accuse the betrayals of those who had forgotten the righteousness in the chaos, in order to contrasted with the inmates with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by stayed with their lords with morality.

"Double Retributions" has Ji Yongren's intention to be considerate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and hopes that the play will be spread to show his steadfastness and hard works. It is also a testimony of mutual encouragement between Ji Yongren and the confidant group in prison.

Keywords: Ji Yongren, Double Retribution, Yin Yang Karma,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Chinese drama

